

魯迅全集 第四卷 目次

三 閒 集

序言

——一九二七年——

無聲的中國

三

怎麼寫（夜記之一）

二元

在鐘樓上（夜記之二）

三元

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并來信）

五

匪筆三篇

五

某筆兩篇

五

述香港恭祝聖誕

六

弔與賀

七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朧

七

看司徒喬君的畫

八

在上海的魯迅啓事

八

文藝與革命（井冬芬來信）

八

扁

九

路

九

頭

一〇

通信（井Y的來信）

一〇

太平歌訣

一一

劃共大觀

一一

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一八

革命咖啡店……………一二五

文壇的掌故（并徐勻來信）……………一八

文學的階級性（并愷良來信）……………一三三

——一九二九年——

『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一三六

『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一四〇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一四〇

『皇漢醫學』……………一四八

『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一五一

葉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一五四

柔石作『二月』小引……………一五九

『小彼得』譯本序（文略，見第十四卷本書。）

流氓的變遷……………一六〇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一六三

書籍和財色……………一六五

我和『語絲』的始終……………一六八

魯迅譯著書目……………一八〇

二 心 集

序言……………一九五

——一九三〇年——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二〇二

習慣與改革……………二二七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二三〇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二三四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二三六

我們要批評家……………二四三

好政府主義……………二四六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二四九
『進化和退化』小引	二五二
『藝術論』譯本序（文略，見第十七卷本書。）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祕訣（夜記之五，不完。）	二五五

——一九三一年——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二六二
柔石小傳	二六五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二六七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二七〇
上海文藝之一瞥	二七六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二九三
答文藝新聞社問	二九五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二九六
沈渣的泛起	三二一

以腳報國

三二五

唐朝的釘棺

三二八

『夏娃日記』小引

三三〇

新的『女將』

三三三

宣傳與做戲

三三六

知難行難

三三九

幾條『順』的翻譯

三三二

風馬牛

三三六

再來一條『順』的翻譯

三三九

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

三四二

『野草』英文譯本序

三四五

『智識勞動者』萬歲

三四七

『友邦驚詫』論

三四九

答中學生雜誌社問

三五二

答北斗雜誌社問

三五三

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井Y及T來信）	三五
關於翻譯的通信（井J・K來信）	三六〇
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譯文，井附記）	三八三

偽自由書

前記	四一九
觀劇	四二三
逃的辯護	四二五
崇實	四二七
電的利弊	四二九
航空救國三顧	四三一
不通兩種	四三四
【因此引起的通論】：「最通的」文藝（王平陵）	四三六
【通論的拆通】：官話而已	四三九
賭咒	四四一

戰略關係

四四二

【備考】：奇文共賞（周敬儕）

四四四

頌蕭

四四六

【又招惱了大主筆】：蕭伯納究竟不凡（大晚報）

四四八

【也不佩服大主筆】：前文的案語

四五—

對於戰爭的祈禱

四五三

從諷刺到幽默

四五六

從幽默到正經

四五九

王道詩話

四六〇

伸冤

四六三

曲的解放

四六七

文學上的折扣

四七〇

迎頭經

四七三

『光明所到』

四七六

止哭文學

四七九

【備考】：提倡辣椒救國（王慈）	四八二
【硬要用辣椒止哭】：不要亂咬人（王慈）	四八三
【但到底是不行的】：這叫作愈出愈奇	四八五
『人話』	四八七
出賣靈魂的祕訣	四九〇
文人無文	四九三
【備考】：惡癖（若谷）	四九五
【風涼話？】：第四種人（周木齋）	四九六
【乘涼】：兩誤一不同	四九九
最藝術的國家	五〇一
現代史	四〇四
推背圖	五〇七
『殺錯了人』異議	五一〇
【備考】：殺錯了人（曹聚仁）	五一二
中國人的生命圈	五一五

內外·····	五八
透底·····	五〇
【來信】：（祝秀俠）·····	五三
【回信】·····	五四
『以夷制夷』·····	五六
【跳跟】：『以華制華』（李家作）·····	五九
【搖擺】：過而能改（傅紅蓼）·····	五一
【只要幾句】：案語·····	五四
言論自由的界限·····	五五
大觀園的人才·····	三八
文章與題目·····	五〇
新藥·····	五四
『多難之月』·····	五四
不負責任的坦克車·····	五四
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	五五〇

王化·····	五三
天上地下·····	五五
保留·····	五九
再談保留·····	六二
『有名無實』的反駁·····	六五
不求甚解·····	六八
後記·····	七一



三
閒
集



序 言

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後的雜感。看看近幾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牠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確乎很少見。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爲『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戰鬪，因此就大

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喫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只因爲翻閱刊物，剪貼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於沒有動過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凶，終於使我們只好單身出走，書報留在火線下，一任牠燒得精光，我也以可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于現狀』的『雜感家』。這一個惡謐。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于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彷彿並無散失。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昇爲作家或教